

十七号观影室



《伯德小姐》电影海报

《伯德小姐》的些许纽约知识分子气质以及鸟的意象,不由得让人想起电影《鸟人》。在纽约逼仄的高楼大厦间,正在衰老的“鸟人”选择在天空中折翼,而初出茅庐的“鸟女士”在刚刚萌生的、对家乡小城的...



电影中,克里斯汀的竞选海报

“伯德”是“鸟”的音译。“鸟女士”(Lady Bird)是少女克里斯汀给自己起的名字,在高中最后一年,即将步入18岁的她非常执着地告诉每一个人她不是克里斯汀,而是“鸟女士”,注意英文原文是“女士”,而不是“小姐”,谁说18岁不能是女士呢。

另一译名《淑女鸟》,可能与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妻子克劳迪娅有关,克劳迪娅儿时在亲朋之间即有“伯德女士”

《伯德小姐》: 叛逆少女回归记

□苏 往

的呢称,后来美国人尊称她为伯德·约翰逊夫人。而克里斯汀和淑女以及约翰逊夫人扯不上什么关系,她可是和感情很好的妈妈一言不合,就当即跳车以示抗议的叛逆少女。

《伯德小姐》这一译名看似缺乏有效信息,也可视作是一种留白。尽管克里斯汀

斯卡金像奖上,这部片子虽有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5项提名在手,却落得颗粒无收,纯粹“陪跑”的结局,不难料到。

小镇青年在纽约,在颁奖季里并不是什么新鲜题材,两年前还有一部《布鲁克林》在奥斯卡金像奖上“陪跑”,两部片子连主演都一样,都是西尔莎·罗南;相对于

虑到葛韦格自述少年时是乖乖女,《伯德小姐》当然是想象出来的不一样青春,可惜《伯德小姐》没有像《鸟人》一样拓展出真实和想象两重空间,只做成了一部节奏明快、情节流畅的小品。

不论是“鸟女士”,还是“瓢虫女士”,“离家飞去”是共同的主题。《伯德小姐》有美国电影里女性青春题材各种常见的桥段:在社团活动里认识新朋友,申请大学遇波折,对家人从不理解到和解,最好的朋友从疏远到和好,一度沉溺于虚荣的小圈子但最终醒悟,短暂的初恋等等。这些程式化的桥段在《伯德小姐》里统摄在一条情节主线下,才不至于散架,这就是促

因为坐着好莱坞,也收获了电影界的无数情诗,比如去年奥斯卡上虽败犹荣的《爱乐之城》。可是有部电影爱过萨克拉门托呢?用了这座城市航拍镜头的《美国美人》,批判的正是死气沉沉暗藏危机的美国小城生活。

而正是到了这座向往的“精神故乡”,人在异乡为异客,克里斯汀才从“鸟女士”或者“瓢虫女士”变回了克里斯汀。出身于天主教家庭的她,去纽约前在家乡教会学校里一向格格不入,甚至和同学一起在修女老师的车上恶作剧,笑话修女嫁给了上帝。纽约的那场聚会结束于失控的宿醉,克里斯汀被男孩送到医院,第二天清晨,她从医院出来游走在街头,一脸怅然若失,竟然不自觉地被陌生教堂里传出的歌声吸引,走进进去倾听,在已经花掉的眼妆下有泪光闪动。

看片的时候观感还说得过去,写到这里只觉得桥段太过老套陈腐,纽约的这部分情节,又是在做奥斯卡八股文了,简直比萨克拉门托的圣诞节还要乏味;完全支撑不起来“精神故乡”黯然失色这一层意思。对比之下,表现人物对小镇生活在精神上的皈依,名作《风云人物》或者《土拨鼠日》显然厚重得多,也动人得多了。

《伯德小姐》真正有点动人的,是母女之间的情感碰撞。不少观众都说起,《伯德小姐》让她们想起自己和妈妈。

克里斯汀和母亲,都是既感性又倔强的人,像镜子一样照出彼此。故事开头,两人只是听广播都能听到一起流泪,但是转瞬之间因为各持己见就吵到跳车了。母亲的倔强也不输于她。在克里斯汀偷信报考纽约大学成功后,母亲在女儿上飞机前一直坚持不和她说话,虽然她想写封信给女儿,表达她的爱和支持,反反复复写了很多版本都放弃了,好在这些信被父亲从垃圾桶里“抢救”回来,还是赶在克里斯汀上飞机前给了她。

那天清晨从教堂出来后,克里斯汀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家里留言,告诉母亲,在她临走前彼此不说话的日子里,她已经开始反思,开始爱上家乡。“妈妈,当我拿到驾照,终于能上路开车的时候,我发现自己从来都没有意识到,萨克拉门托是一个那么美丽的地方,似乎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弯道,都是那么美。”

看,终于也有电影给萨克拉门托写情诗了。



克里斯汀和妈妈

汀在电影里用了人头鸟身的竞选海报,我们仍然不能完全肯定伯德小姐指的一定是鸟。

在约翰逊夫人的老家得克萨斯州为影片做宣传时,导演和编剧格蕾塔·葛韦格总是被问起,怎么想到用曾经的第一夫人的名字当片名。葛韦格解释,在创作时从没想到过约翰逊夫人。早先,她已经写好很多片段,正在苦苦思考怎样将写好的片段穿起来,有一天她不知怎地在纸上随手写下这样一句话:“为什么你不叫我‘鸟女士’呢?”起初,她也不明白这句话是从哪里跳进她脑子里,后来想过,也许是早年读过的《鹅妈妈童谣集》里一首古老的童谣给她留下了印象:“为什么你不叫我‘鸟女士’呢?”

在笔者看来,导演这个灵感迸发的瞬间,好像是女主角克里斯汀从那些段子里活了过来,向导演喊话一样。

近来,《伯德小姐》一直头顶着“奥斯卡热门电影”的帽子。其实,在第90届奥

其他最佳影片竞争者,如《水形物语》《至暗时刻》《敦刻尔克》等,《伯德小姐》从立意到格局都显得局促了,和《布鲁克林》一样,没有在这个题材里翻出更大的水花来,在金像奖上先混个脸熟罢了。好在《伯德小姐》有股灵动劲儿,这也是有自传色彩的作品的长项,比起撑不起大而而无当主题、大帽子扣小头上的《水形物语》,显得接地气多了。

我们留意到,克里斯汀一家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首府萨克拉门托,那里正是格蕾塔·葛韦格的家乡,她本人也和克里斯汀一样是在纽约读的大学。“那些老把加州享乐主义挂在嘴边的人,一定没见过萨克拉门托的圣诞节”,葛韦格在《伯德小姐》的片头引了一句同乡女作家琼·狄迪恩对家乡乏味生活的抱怨,这里正好对上2012年的影片《弗兰西丝·哈》,女主角回到萨克拉门托过圣诞节的情节,而这位女主角正是由格蕾塔·葛韦格饰演。由此,不难看出此片的自传色彩。考



《伯德小姐》导演格蕾塔·葛韦格

使克里斯汀在片子开头跳车的原因:在父亲失业、哥哥找不到正式工作、母亲艰难维持一家生计的情况下,母亲强势地希望她在家乡附近上大学,而继承了强势个性的她,则一心想去东部富有文化底蕴的大都市求学。

“你是哪里人?”在初到纽约的一个聚会上,新认识的男孩大卫问克里斯汀。“萨克拉门托。”她回答说。男孩显然没听说过这个地名,又问了一遍,她快速改口说是旧金山。男孩说,旧金山是个好地方。

从《教父》《美国往事》到《安妮·霍尔》,从《金刚》《曼哈顿》到《西雅图不眠夜》,打上纽约标签的影史留名之作,几十根手指都数不过来;同在加州的洛杉矶,

《三块广告牌》:愤怒高压下,悲悯浮现

□刘小娟

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,我第一时间买到《三块广告牌》的电影票,影厅几乎坐满,百人左右。大屏幕上,失去女儿的母亲直视画外,额角沾着泥土,面露哀戚,就像盯着我一样。领受着电影里拳脚相加的暴力和无处不在的粗口,我被卷进层层激荡的矛盾冲突,心情随之起起落落。这些人最后怎么办啊,怀抱冲天怒火,似乎没有解脱之道。

集导演与编剧为一身的马丁·麦克唐纳,以他独有的黑色幽默与荒诞,让故事随愤怒摆荡,磕磕绊绊,愤怒的高压锅中,悲悯从蒸汽中浮现。愤怒消散,哀伤泛起,接纳与怜悯让对抗之人和解,联袂开车前往远方,寻觅“仇人”……

奥斯卡颁奖典礼落幕,七项提名的《三块广告牌》获得最佳女主角、最佳男配角两项大奖,与最佳电影奖、最佳导演奖无缘。

《三块广告牌》剧情简单,三言两语即可概括。爱女被奸杀的母亲,租下公路上三块广告牌,控诉当地警长不作为。三块广告牌在封闭的小镇,一石激起千层浪,引发种种矛盾冲突。

据说剧本只有80来页。马丁·麦克唐纳的处理很精细,抽丝剥茧,不管主角配角还是只有几句台词的路人,都有鲜活特征。每个人都直来直去,说话不拐弯,不藏着掖着。小镇上一群直肠子人物,凑在一起,爆粗口,毫不克制地动用暴力,按理说影片基调应该是黑色硬汉类型的。可整部电影看完,却像读完一部细腻哀伤、情调暧昧、指向复杂、无法简单表意的短篇小说。

导演张弛有度的镜头调度、演员们朴实精准的表演,罗织出不按常规出牌的电影,处处峰回路转,激发、抓取着观众的深层情绪。英国人导演的美国电影,其中的冷幽默,中国观众可以轻松悟到,

恰到好处地笑起来。整部电影像温火炖煮的高汤,随着温度徐徐升高,愤怒的白沫在热汤表面漂浮滚动,四处流窜。火候到达某点时,泡沫崩塌,在热汤中循环。悲悯若隐若现,掌控着高汤的状态。至此,备受煎熬的母亲、被革职的警察,寻觅到了不太确定的出路,愤怒经此释放,自我得到一点解脱。

对我来说,电影得不得奥斯卡奖,并不是走进电影院的理由。得到某种奖项,只是电影的副产品、某种体系的认证。电影从诞生起,就担负着被观赏、被议论的命运,它需要被看见,这是电影的本质。

《三块广告牌》已经被充分地观赏,获取了丰富多样的议论。很多人看完电影,心潮起伏,很想说点什么,写点什么。就像语文老师没有布置大家写读后感,大家却被精彩的课文激发出热情,不待扬鞭自奋蹄。《三块广告牌》漂洋过海,来到我所在的某个二线城市。让我在阳光



《三块广告牌》电影剧照

灿烂的午后,靠在电影院簇新的座椅上,忽而欢笑、忽而心酸、忽而忧心忡忡,两个多小时,忘了自我的存在,融入三块红彤彤的广告牌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中,很幸福。被拷贝在各种介质中,投射在大屏幕上的《三块广告牌》,如果有人格,应该会收获丰硕的满足感。

马丁·麦克唐纳的电影从来不像“直肠子型”的超级英雄电影,或者投资动辄上亿的动作片,好人坏人一目了然,特技炫目多彩。在那类影片中,你只要坐着,享受着各式各样的高科技汽车追逐相撞。你只要看着神奇女侠突然爆发神力,以勇猛的姿态在战场上飞奔,子弹自动让路。电影结束,你也杀完了两个小时的时间,轻松愉快。马丁的长篇处女作《杀手在布鲁日》中的杀手们就不是寻常类型片中的人物。他们粗鲁又神经质,杀人眨眼又善良,谋杀儿童后受良心谴责不能自已。他们有着异常淳朴的善恶是非观念,有点像《罪与罚》中的人物,

一举一动散发着哲学的忧思。

而《三块广告牌》中的人物像复杂的多面体,黑白之间,夹杂着深深浅浅的灰。没法简单贴标签,谁是好人,谁是坏人。大家都很强,个性鲜明。说话既不经大脑,又暗含讥讽。影片的三个主要角色——失去女儿的母亲,喜欢进粗口却受人爱戴的警长,与强势妈妈同住、有一点种族歧视的警察,这些人一露面,都是硬梆梆的,让人不适、膈应;随着剧情发展,人物渐渐丰满,观众的心态悄悄转移。电影里,美国密苏里州虚构的南方小镇,这些粗糙的不修边幅的人物,让人心生怜悯,替他们期盼光明的尾巴。

本届奥斯卡影后弗兰西斯·麦克多蒙德饰演的母亲,是愤怒的源头。她竖起三块红彤彤的广告牌,控诉警长不作为。警长上门解释,低姿态地说服,并说自己得了胰腺癌,活不长了,她也不为所动,不撤广告牌。

关起家门,待在女儿房间时,回忆总会纠缠她。就在女儿遇害那一天,她和女儿吵架,并诅咒女儿“被强奸”。一语成谶的内疚缠绕着她,她用广告牌逼迫警长破案,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内疚找到出口。问责广告牌下,母亲还种了一大盆花,艳丽的橙色花朵随风抖动。面对跑来的鹿,母亲唠唠叨叨,露出哀伤与脆弱。而广告牌被火烧之后,母亲颓然坐在床前,让两只粉色卡通拖鞋,一问一答,宣泄着伤心与不甘。

看着母亲的后悔与哀伤,自然而然



《三块广告牌》导演马丁·麦克唐纳

的,观众觉得母亲虽然性格粗犷,得理不饶人,却值得同情。导演很狡猾,并不让同情多持续几秒。母亲在公众场合依然强势,嘴皮子不饶人,拳头不饶人。这些行为动作让我们想起生活中的类似人物,同情的心态也复杂起来。

自杀身亡的警长(伍迪·哈里森饰演)是个穿针引线式的人物。他的三封遗书充满理解、爱、同情、悲悯。这一封封信的疗效太好,过于完美,人物的转变过于突兀。不过,生活有时就是这么出人意表,不真实的美好,会忽然从某个角落冒出来,无从解释。

最佳男配角山姆·洛克威尔饰演的粗鲁警察狄克森和母亲生活在一起,母亲有种族歧视倾向,时不时给儿子出个坏点子。儿子对母亲又恨又爱,在家中瘫在沙发上,翻看漫画书,一副废宅形象。在警察局,在其他公众场合,却维持着粗暴强硬的态度,喜欢说过激的语言,喜欢暴力解决问题,也带有那么点儿种族歧视。但警长的遗书点出他性格中善和脆弱的一面。“爱让你思考,思考



《三块广告牌》电影海报

让你冷静,爱能让你变成真正的侦探。”这封信对他的人生至关重要,也是电影的转折,狄克森由此迸发出英雄主义的一面。

狄克森烧伤后住院,与被她打伤的广告商住在同一病房。广告商认出狄克森,没有报复与责骂,却帮他倒了一杯橙汁,插好吸管,吸管面向狄克森。这一幕令很多人扑哧一笑,心生感叹。愤怒催生的暴力之后,一片荒芜。荒芜之中,怜悯伴着温情,如细小的毛毛雨,渗进狄克森的心窝,也流向愤怒后脆弱倦怠的母亲。马丁·麦克唐纳的电影,表面都是黑色暴力的,愤怒挟持了主人公,主人公为愤怒寻找出口,像闯进瓷器店的公牛,四处闯荡破坏。而底子却是温暖的,悲悯若隐若现,贯穿电影。

母亲前夫的小女友,从书签上读来的一句话,就像电影的题眼:“愤怒只会招致更大的愤怒。”《三块广告牌》的故事,也让我跨越了狭隘,触摸到悲悯的温暖与宽厚。